

朱子大全集

第四函
八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八

雜著

跪坐拜說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

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

進此道蓋坐卽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坐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爲坐禪之意誤矣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

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
兩膝著地以尻著臍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
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妥爲安而跪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
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
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
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
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
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
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項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
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
于卽畧爲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
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爲必不可已而

爲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

會子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爲恨也

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

者坐於席故簋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匍匐而就地

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象爲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加跌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繆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

之左以俟來者考焉

周禮太祝九掾崇

疏云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主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爲之也又云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正拜也肅拜婦人之正拜也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振動吉拜凶拜褒拜附稽首奇拜附空首又云空首一拜其餘皆再拜肅拜或再故卻至三肅使者

一曰稽首

注曰拜頭至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及頭至手又引頭至地多時也稽首稽留之字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公如

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名也是諸侯于天子大夫于諸侯皆當稽首

二曰頓首

注曰拜頭叩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而又引頭卽舉也頭叩地謂若以首叩物然此平敵自相拜家臣於大夫及凡目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記疏曰頭叩地不停留地也又曰諸侯相拜則然

三曰空首

注曰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君答臣下拜也其有敬事亦稽首洛誥曰拜手稽首是也又曰稽首頓首空首此

三者相因而爲之空首而引頭頓地卽舉條名頓首而引頭至地稽留多時故名稽首此三者之正拜也

四曰振動

注曰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記疏曰謂有敬懼故爲振動疏曰案中候膺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卿丹入豐王再拜稽首受案今文太誓得火鳥之瑞使以周公書報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爲稽首拜也

五曰吉撝六曰鹵撝

注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鹵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鹵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疏曰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

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記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顙乎其至也疏曰拜是爲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記又曰晉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勸其反國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疏曰若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旣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則愛父也

七曰奇擽八曰褒擽

注曰杜子春云奇讀爲奇偶之奇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答臣下拜褒拜再拜神與尸杜子春書又曰奇拜先屈一

膝今雅拜是跪云後鄭不從此說

九曰肅摻

注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疏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又曰儀禮賓擡入門推手曰揖引手曰擡記疏曰少儀妨人告事雖有君賜肅拜

壺說

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圓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爲相求互見之功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圓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爲圓形斗五升爲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筭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後復四分

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爲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爲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爲圓壺腹徑九寸而罔二尺七寸則爲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筭法求之凡此定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爲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爲一方壹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筭術所借以爲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

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爲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爲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

深衣制度

并圖

裁用細白布度用指尺

中指中節爲寸

衣二幅不裁其長過脇下屬於裳

用布二幅中屈而下垂之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掖下每幅之下屬裳三幅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用布六幅每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頭當廣頭之半

以狹頭向上而聯其縫以屬屬衣每三幅屬衣一幅

圓袂

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爲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

方領

兩襟相掩衽在掖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曲裾

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疊兩廣頭並令向上布邊不動但稍裁其內旁太半之下令漸如魚腹末如鳥喙內向而緝之相背綴於裳上之右旁以掩裳際右幅在下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在內

衣裳皆緣

緣用黑緇具父母以青大父母以績領表裏各二寸裳下及邊表裏各一寸半皆就布緣袂口表裏亦寸一半布外接出大帶

帶用白緇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要而結於前再繚之爲兩耳及垂其餘爲紳下與裳齊以緇緣其紳之兩旁及下表裏各半寸如緣之色復以五緣條廣二分約其相結處長與紳齊

緇冠

糊紙爲之武高寸許前後三寸左右四寸上爲五梁辟積左縫廣四寸長八寸跨頂前後著於武外反屈其兩端各半寸內向黑漆之武之兩傍半寸之上竅以受筭筭用齒骨凡白

物

幅巾

用黑繒六尺許刺一邊作巾額當中作帳兩旁三寸許各綴
一帶廣一寸許長二尺許循帳中上反屈之當幅之中斜縫
向後去其一角而復反之使巾頂正圓乃以額帳當頭前向
後圍裏而繫其帶於緇後餘者垂之

黑履

白紬總純綦





